

〔美〕 威尔·杜兰特 著

朱 安 武国强

周兴亚 等译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Simon & Schuster, Inc. 1961



探索的思想 ①

· 思想者书系 ·

文化艺术出版社

探索的思想

——哲学的故事
(上册)

[美]威尔·杜兰特 著
安 武国强 周兴亚 等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朱安（第三、四、五、十章及第九章评论和结束语部分）

武国强（前言、导言、第一章）

周兴亚（第六、七章）

江 山（第九章）

张世红（第十一章）

常玉田、薛光荣（第二章）

王思冕、詹鸿文（第八章）

参加校对工作的有：

武国强（第一、三、四、五、九、十一章）

朱 安（第二、六、七、八、十章）

全书由武国强、朱安、周兴亚组织翻译，并由朱安统稿。

再版前言

为本书一辩

我的出版商要我趁新版《哲学的故事》问世之际，讨论一下各门学科的“概况”这个笼而统之的问题，并且考虑一下本书的不足之处。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对此，并对本书瑕疵虽多、但仍给予厚爱的美国公众，表示感谢，尽管言辞远不足以表达我深埋心中的感激之情。

各门学科的“概况”是在千百万人的呼声中应运而生的。人类的知识领域变得如此广袤，已经难以把握了。在每一门科学的基础上都诞生了十来个学科，而且一个比一个精微。望远镜向我们展示的星座和星系，多得让人数不胜数，更无法为它们一一命名了。地质学一开口就是多少百万年，而从前人们的概念还只是多少千年。物理学在原子中发现了一个宇宙，而生物学则在细胞里发现了一个微观世界。生理学在每一个器官里，心理学在每一个睡梦中，都发现了无穷的奥秘。人类学再现了人类未知的远古风貌；考古学使深埋地底的城市和湮灭九泉的国家重见天日，历史学则证明了所有历史的虚幻，进而描绘了一幅只有施本格勒^①，

^①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译注。

或者爱德华·迈耶^①那样的人物才能统观全景的画卷。神学在崩溃；政治理论在瓦解；发明创造使生活和战争日益复杂化，经济纲领则使得政府接二连三地倒台，使不满的民情更加沸腾。而哲学这门一度把所有科学汇集在它的大纛之下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井井有条的形象，并绘出一幅诱人的善的图景的学问，曾几何时已经没有勇气再去承担协调如此艰巨任务的重负，而是从所有这些为真理而战的沙场上退避三舍，躲进深奥、狭窄的小胡同里，小心翼翼地回避起人世的问题和责任来了。人类知识的重负太大了，已经不能为人类的心灵所承受了。

于是，剩下的便只是对“越来越少的问题知道的越来越多”的科学专门家和对越来越多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少的哲学思辨家了。专门家蒙上自己的双眼，以便对整个世界不闻不问，而把眼光仅仅盯在鼻子尖下的那么一小块地方上。整体消失了，“事实”取代了理解；而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互不关联的知识已不再产生智慧了。每一门科学，每一个哲学的分支都发展了一套只为热衷于此道的人们所理解的专门术语。人们的学识在与日俱增，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将自己的所学对自己受过教育的同胞说个清楚、道个明白了。生活与知识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管理者不能理解思想家，求知者对诲人者之所云不甚了了。知识的增长，盛况空前。然而人们的无知却是普遍的现象，其典型人物却被推上了世界大城市市政管理者的宝座。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科学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然而新的宗教每日每时都在诞生，古老的迷信正在夺回自己失去的地盘。普通人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充当科学的传道士，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悲观主义；要么就做神学的牧师，喃喃地希冀着那难以置信的幸福憧憬。

^① Edward Meyer (1855—1930)，德国历史学家，于1884至1920年间发表了五卷本的《古典文化史》——译注。

面对这种情况，职业教师的责任就非常明确了。它本应斡旋于专门家与国民之间，一如专门家掌握自然界的语言那样，去学会专门家的语言，以便打破横隔在知识和需要之间的障碍，并为新的真知找到为所有有文化的人易于理解的旧词熟字。因为知识一旦变得烦冗而难以表达，便会堕落为经院哲学和对权威的逆来顺受，人类便会滑进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敬而远之地朝着它的新牧师们顶礼膜拜。而曾经希望把自身建立在广泛普及的教育之上的文明，便会在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因为这种专门知识已经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而专门术语的高出生率把这些人孤零零地与世人隔开了。难怪当詹姆斯·哈维·鲁宾逊^①吹响了排除这些障碍、并使现代知识人性化的号角时，整个世界无不为之齐声喝彩了。

二

第一部“概况”，亦即知识人性化的最初尝试，是柏拉图的《对话集》。博学的教师或许都知道这位大师撰写过两套著作——一套是用专门的学术语言为学园里他的弟子们写的；另一套是一组通俗的对话，旨在诱导一般有文化的雅典人领略哲学那“难得的快乐”。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可以体现为文学，亦可再现为戏剧并饰以优美的文体，这并非对哲学的侮辱；甚至通俗易懂地应用哲学来解决道德和国家的现实问题，也不会有损它的尊严。历史和人们开了个玩笑，让他的学术著作散佚了，保存下来的只是他的通俗读物。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通俗读物确立了柏拉图在学校里的名声。

^①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通过其著作和讲座，宣扬一种强调人类社会、科学和思想进步，而不仅仅是政治事件的“新历史”。此处系指其著作《知识的人性化》(1923)的出版发行——译注。

对于我们来说,写作概况的始作俑者当首推H·G·威尔斯^①。历史学家们对他的《世界史纲》一书大伤脑筋。夏皮罗教授(Prof·Schapiro)说它谬误百出,只能用作一般的文科教育。不错,这本书是谬误百出,正如所有内容广博的著作里疏漏错误之处都在所难免一样;但它却是单枪匹马写成的令人惊叹、令人振奋的杰作。威尔斯先生新闻报道的天才使他得以将国际和平的趋势贯穿全书,并让此书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教育与灾难之间的竞赛”。没有人想要灾难。于是这本书便被抢购一空。历史变得通俗易懂了,历史学家们却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了。现在他们非得像H·G·威尔斯那样写得情趣盎然不可了。

说来也怪,有两个人就这样做到了。在芝加哥和埃及两处任教的布雷斯特德教授(Prof·Breasted)修改、增删了一部老教科书,鲁宾逊教授也如法炮制。一家有魄力的出版公司把他们的著作并成装帧漂亮的两册,并为它们取了个富有魅力的书名——《人类的探险》——从而推出了所有概况书中的佼佼者,一部具有日尔曼人的权威性和高卢人明白畅晓的说明文杰作。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和它们相媲美。

与此同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一手执钢笔,一手握铅笔,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轻松自如地活跃在同一领域内。他才不管什么尊严不尊严呢,逗乐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谈笑风生,一路走过了多少个世纪,不时地用绘画和微笑向人们点明故事的教益。成年人为自己的孩子买下《人类的故事》,自己背地里也偷偷地翻阅。一下子,世人都令人讨厌地变成历史通了。

门外汉们的胃口被吊起来了。在美国,不能如愿上大学的男

^①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 英国作家。著有《隐身人》等科幻小说。《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又译《历史概况》, 出版于1920年——译注。

男女老幼数以百万计，他们渴望掌握历史和科学知识，就连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求知欲。约翰·梅西（John Macy）《世界文学的故事》出版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读者都对他为这一迷人的领域所做的平易近人和富有启发性的概括表示欢迎。而《哲学的故事》问世之际正有幸赶在这股求知热的浪头上，这使本书受到了连做梦都没想到的热烈欢迎。读者惊异地发现哲学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毫不夸张地说，它谈的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话在他们的朋友中间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家交口称誉，争相购买，偶尔还坐下来读一读这部原本只是为少数人撰写的书。这竟成了一种时髦。总而言之，此书所获得的成功使任何享受过这种荣耀的作家不敢企及再有这种机会了。

于是，这类读物便潮水般涌来了。一本概况接着了一本概况，一部“故事”连着一部“故事”，科学与艺术，宗教与法律，都涌现出自己的故事大王，而贝克那篇微不足道的文章一下子就膨胀成《宗教的故事》。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卷书里为我们写出所有知识的概况，从而使威尔斯、房龙、梅西、斯洛森、布雷斯特德等人的著作全成了多余。公众很快就倒了胃口，批评家和教授们群起攻之，浅薄、草率之类的抱怨沸沸扬扬，不绝于耳，一股不满的回头浪席卷而来，使大大小小的概况陷入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免。这种时髦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再也没人敢为知识的人性化赞一辞了，而对这类概况性著作的谴责现在竟成了在批评界赚取名声的捷径。带着一种微妙的优越感对明白易懂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评头论足，遂成为时尚。一场文学中的势利眼运动开场了。

三

许多批评听来虽然令人不快，但却不失公正。《哲学的故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首先，是这本书的不完整性。把经院式哲学整个省略无异于一桩暴行。但由于本人在学

院和研究班里深受其害，从此断定它与其是诚实的哲学，不如说是伪装的神学而对其深恶痛绝。有鉴于此，这种省略或许是可以原谅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叔本华、尼采、斯宾塞、伏尔泰），本书对有些学说的论述，姑且不论其篇幅的长短，要比大多数哲学史来得完整。同样，笔者在卷首就开宗明义地宣布道：

本书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它是通过围绕某些主要人物展示思辨哲学来龙去脉的方式赋予知识人情味的一种尝试。某些次要人物被省略了，目的在于使入选的人物能在所需的篇幅内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致读者）

然而挂一漏万的情形依旧存在。其中最大的罪过——尽管批评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就是省略了中国和印度哲学。就连从苏格拉底说起，而对老子、孔子、孟子、庄子、释迦牟尼和商羯罗^①只字不提的哲学故事，都是偏狭而不完整的。至于选择了“故事”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字眼，一半是要表明本书记录的主要是大哲学家的言行，一半是想传达这样的意思，即思想的发展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传奇，一点也不比历史上的其他传奇逊色。

对认识论的疏忽，本书没做任何辩白。这门沉闷的科学在康德那一章里得到了应有的论述。在那一章里，读者将应邀在较长的篇幅里去探索感性认识之谜。这一章应该使年轻的饱学之士感到高兴，因为它几近晦涩难懂了。（不过，中西部一所大学里的一位哲学教授来信说，他教了十五年的康德哲学，但是直到阅读了这一章中的基本知识才算弄清了康德的意思）在其他各章中，本书则不客气地暗示道，认识过程的本质仅仅是众多哲学问题中的一个，而唯独这个问题受到学者和日尔曼人如此的专注，是很不

① Sankara（约788—820年），印度吠檀多派哲学家，婆罗门派改革家——译注。

合适的。此外，对这个问题的令人厌倦的探究也应对哲学的衰微负主要责任。法国人就从来没让对认识论的这种狂热冲昏头脑，以致把道德的与政治的，历史的与宗教的哲学统统排斥于讨论之外。今天，甚至连德国人也从这种狂热中清醒过来了。试听凯泽林^①是怎么说的吧：“从本质上说，哲学是一门集所有智慧之大成的科学。……认识论、现象学、逻辑学等等无疑是科学的重要分支。”（一点不错，它们是科学的分支，正如化学或解剖学一样）“不过，仅仅由于这一点，那种活生生的集大成意识竟然就此消失了，这却是十足的不幸。”此话出自一位德国人之口——好一个明眼人！施本格勒把直到孔子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说成“政治家、统治者、立法者，像毕达格拉斯和巴门尼德、霍布斯和莱布尼茨一样……他们是坚毅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世事的洞明，人情的练达，就是认识论”。无疑，既然认识论在德国正趋于式微，它之漂洋过海，出口美国，对民主政治这个赠品也可谓一个恰当的回报吧。

（中国哲学家不但不喜欢认识论，他们还差不多像高卢人那样对烦冗的形而上学不屑一顾。）年轻的形而上学家中没有人会承认孔子是个哲学家，因为他闭口不谈形而上学，对认识论更是只字未提。他就像斯宾塞或孔德一样是个实证主义者，总是念念不忘伦理和社稷。更使他声名狼藉的是，他喜欢言简意赅，而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损形象了。不过我们“现代人”对哲学中滔滔不绝的夸夸其谈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当哲学摆脱了冗言赘语时，我们对它反倒相见不相识了。你不是讨厌晦涩艰深吗？那好，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笔者在《故事》里加进了一些幽默作为调料，这倒不独因为智

^① Hermann Alexander G. Keyserling (1880—1946)，德国社会哲学家，他的哲学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颇为流行，其要点为精神的新生——译注。

慧吓跑了愉悦便不成其为智慧，也因为产生于洞察力之上的幽默感是哲学的近亲，彼此互为对方的灵魂。然而，这却似乎使专家们大为不快。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它的微笑更有损本书的价值了。对政治家和哲学家来说，以幽默著称是极其不幸的：德国不能为翁策尔曼的故事（the story of unzelmann）原谅叔本华，而只有法国发现了伏尔泰妙趣横生的诙谐背后的深刻蕴涵。

我相信本书从未引导人们去错误地认为，只要阅读本书，他们便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哲学家，抑或不必再去费心品尝研读哲学原著时的甘苦了。老天知道世间没有通往知识的捷径；你就是四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到头来，对于“真理”还是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就算它偶尔一露峥嵘，也会叫你惊慌失措的。本书的目的因此不在于取代哲学原著，而是明确地承担起入门书和抛砖引玉的任务。本书频频引用哲学原著，就在于使读者掩卷之余，对先哲们隽永的文笔仍能回味无穷；并在时不时地激励他们去阅读原著的同时，警告他们读一遍还不够。

斯宾诺莎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供人研究的。你必须像探讨欧几里德那样来探讨他，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在这短短的两百页里，一个人写下了他一生的心得，而把多余的一切统统割爱了。不要指望在迅速地浏览一遍之后便能找到他的核心……不要一下子就把全书读完，而是一次读一点儿，分成许多次来读。读完之后，只当你刚刚开始对它有所理解。接着找一些评论——像波洛克（Pollock）的《斯宾诺莎》，或者马蒂诺（Martineau）的《斯宾诺莎研究》——来看看，把这两本书都能通读一遍自然更好。最后，当你重新捧读《伦理学》时，你就会发现它是一本全新的书了。这一遍读下来，今生今世你就永远成为哲学的爱好者了。

对笔者来说，聊以自慰的是，本《故事》出版后，哲学经典著作的销售量增加了差不多百分之二百。许多出版商发行了新版本，其中尤以柏拉图、斯宾诺莎、伏尔泰、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居多，纽约公共图书馆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高级职员这样报道说：

自从《哲学的故事》出版以来，公众对哲学经典著作的广泛需求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生长中，而本馆下属各个分馆中这些书的库藏量也在逐渐增加……以往，哲学方面的书籍只为图书馆系统少量购买，然而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一种可读性强的哲学著作往往一问世，便被图书馆购去，以备后需，并且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不要羞于好为人师了吧。那些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知识，生怕世人来和他们分享的人，由于其孤傲和艰深难懂术语迫使世人从其他途径——书本、报告以及成人教育——获得知识，而不再光顾他们的讲座。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只能是咎由自取。他们应该感谢那些业余爱好者，因为正是这些热爱生活的人帮助他们这些曲高和寡，固步自封的人，并使自己的教学充满了人情味。也许这两种教师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小心谨慎的学者不妨拿精确来遏止一下我们的热情，而热情澎湃的爱好者则可以把温暖和血液注入学问的果实。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地培养出一批这样的美国听众，他们能够倾听天才的呼声，因而天才也极易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作为导师，大家都不那么十全十美，然而只要我们尽心竭力，把事业向前推进了哪怕一星半点，我们就可以得到宽宥了。我们拉开了序幕，现在该退场了。在我们身后，一代新人正在跃跃欲试。

目 录

再版前言.....	1
致读者.....	1
引言：论哲学的用途.....	2
第一章 柏拉图	7
一、柏拉图时代的前前后后	7
二、苏格拉底	11
三、柏拉图的准备	18
四、伦理问题	22
五、政治问题	25
六、心理问题	28
七、心理解决方案	30
八、政治解决方案	39
九、伦理解决方案	45
十、评论	48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57
一、历史背景	57
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62

三、逻辑学的基础	66
四、科学的结构	71
五、形而上学与上帝的本质	79
六、心理学与艺术的本质	82
七、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	84
八、政治学	89
九、评论	97
十、晚年与死亡	102
第三章 弗兰西斯·培根	105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	105
二、培根的政治生涯	114
三、《论说文集》	118
四、伟大的复兴	127
五、评论	147
六、结束语	152
第四章 斯宾诺莎	155
一、历史背景与生平	155
二、论宗教与国家	171
三、知性改进论	174
四、伦理学	177
五、政治学论	197
六、斯宾诺莎的影响	203
第五章 伏尔泰与法国启蒙运动	207
一、巴黎：《奥狄浦斯王》	207
二、伦敦：《英国书简》	215

三、西雷村的浪漫史	217
四、波茨坦和腓特烈二世	223
五、极乐庄园：道德文章	228
六、费尔奈：《老实人》	231
七、《百科全书》和《哲学辞典》	239
八、踩死败类	244
九、伏尔泰与卢梭	253
十、尾声	259
第六章 伊曼纽尔·康德与德国唯心主义	263
一、通向康德的道路	263
二、康德其人	271
三、《纯粹理性批判》	275
四、《实践理性批判》	283
五、论宗教和理性	286
六、论政治和永久和平	289
七、评价	292
八、黑格尔述评	298
第七章 叔本华	306
一、时代	306
二、叔本华其人	308
三、作为表象的世界	313
四、作为意志的世界	316
五、作为痛苦的世界	327
六、生命的智慧	334
七、死亡的智慧	342
八、评论	345

第八章 赫伯特·斯宾塞	352
一、孔德与达尔文	352
二、斯宾塞的生平	357
三、《第一原理》	367
四、生物学——生命的进化	374
五、心理学——思维的进化	376
六、社会学——社会的进化	379
七、伦理学——道德的进化	388
八、评论	395
九、结论	402
第九章 弗里德里希·尼采	405
一、尼采思想谱系	405
二、青少年时代	407
三、尼采与瓦格纳	411
四、查拉图斯特拉之歌	417
五、英雄道德观	423
六、超人	429
七、颓废论	432
八、贵族论	436
九、评论	442
十、结束语	449
第十章 当代欧洲哲学家	452
一、亨利·柏格森	452
二、贝奈德托·克罗齐	471
三、伯特兰·罗素	482

第十一章 当代美国哲学家	494
引言	494
一、乔治·桑塔亚那	496
二、威廉·詹姆斯	516
三、约翰·杜威	528
结束语	537
译者小像	539